

# 西方怀疑论

鲁成波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3

0

# 西方怀疑论

鲁成波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怀疑论/鲁成波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8  
ISBN 7-5607-2608-9 (2004.3 重印)

I. 西…

II. 鲁…

III. 怀疑论派—研究—西方国家

IV. 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7379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曲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6.5 印张 168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500 册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 前 言

“怀疑论”一词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哲学理论，即以克服独断论为目的，以人类在一定时期所得到的认识为反思对象，以人类特有的哲学思辨、概念思维能力为基础，经过艰辛的探讨而形成的怀疑客观世界的存在和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的哲学学说。就怀疑论所得到的结论而言，它可以被称之为不可知论。本来，不可知论作为一种理论在其产生时是指一种主张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的学说。该词由19世纪著名科学家、哲学家T·H·赫胥黎在1869年首先提出来。当时，英国正进行着关于宗教信仰的争论，焦点是上帝是否存在。作为科学家的赫胥黎深知人类已有认识的限制，明察人类心灵天生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和难以克服的片面性，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极端回答之外另辟新径。T·H·赫胥黎在《不可知论和基督教》一书中主张：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上帝。这种理论一出现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并被推而广之。W·汉密尔顿等人认为：人的心灵只能知道有限的、有条件的东西，设想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认为我们的科学是客观实在的最好反映，我们的认识能超出经验而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知识都是幻想。这样一来，不可知论的主张就与怀疑论非常接近了，以致不

久以后，两个词就逐渐变成了同义词而可以相互代替了。

恩格斯于1886年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科学地概括地揭示了不可知论的理论实质，即不可知论是一种“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sup>①</sup>的哲学理论。虽然“不可知论”一词的提出以及对其理论实质作出科学概括都是19世纪下半期的事，但作为哲学理论的不可知论本身，却和可知论一样源远流长，贯穿于人类认识史的历史长河之中，是构成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个非偶然性的逻辑环节。不可知论从古希腊智者派就开始萌发产生，在以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又分别演变出不同的形式。我认为对不可知论产生和演变的研究，是认识论当中极为重要的课题，因为：其一，不可知论作为认识论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本身虽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的理论为什么能在哲学史上一再地出现，直至今今天仍未销声匿迹？不可知论产生和演变的根据是什么？笔者认为，认真总结不可知论在理论上的失足之处，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其二，恩格斯曾指出，根据哲学史发展的逻辑看，不可知论“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sup>②</sup>。不可知论哲学往往是以消极的方式去动摇形而上学思维的绝对性，揭露认识过程中的种种矛盾，这种对形而上学思维的消极否定，往往是辩证思维积极否定的前奏。然而我国学术界在建国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不可知论在哲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它作为哲学史中的一个逻辑环节的研究，对不可知论大多是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不可知论的历史功过开始进行尝试性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中或者是对不可知论的历史功过进行笼统的抽象的评价，或者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

仅仅对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某个理论形态进行研究，这样使我们不能真实地把握哲学史发展的脉络。所以对不可知论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是我们今天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本书拟对西方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产生和演变作一较为系统的评述，并试图从中吸取进行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鲁成波

2003年5月于济南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智者派的怀疑论	(1)
一、智者派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	(1)
二、智者派在哲学史上产生的内在逻辑	(3)
三、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中孕育着不可知论的萌芽	(14)
四、高尔吉亚堪称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最明朗的不可知论者	(16)
五、智者派怀疑论对哲学史的重大影响	(19)
第二章 晚期希腊罗马的怀疑论哲学	(23)
一、怀疑派	(23)
二、柏拉图中期学园派	(35)
三、新怀疑派	(39)
四、晚期希腊罗马怀疑论哲学的历史地位	(40)

---

---

<b>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蒙田的怀疑论</b> .....	(43)
一、蒙田怀疑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	(44)
二、蒙田怀疑论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	(48)
三、蒙田怀疑论产生的思想渊源 .....	(50)
四、蒙田怀疑论的基本依据 .....	(51)
五、蒙田怀疑论的历史贡献 .....	(54)
<b>第四章 近代休谟的怀疑论</b> .....	(61)
一、休谟的怀疑论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现状的一种 反思 .....	(62)
二、休谟的怀疑论是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斗争的必然 产物 .....	(64)
三、休谟的怀疑论是近代英国经验论发展的必然逻辑 归宿 .....	(70)
四、休谟怀疑论的基本内容 .....	(76)
五、休谟怀疑论的历史地位 .....	(82)
<b>第五章 近代康德的怀疑论</b> .....	(85)
一、康德怀疑论哲学的基本任务 .....	(86)
二、康德怀疑论哲学产生的思想来源和社会历史条件 ..	(91)
三、康德在后天经验材料的获得上所表现出来的 怀疑论 .....	(95)
四、康德在先天形式的综合作用上表现出来的 怀疑论 .....	(99)
五、康德陷入怀疑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原因 .....	(105)
六、康德怀疑论哲学的历史地位 .....	(107)



---

<b>第六章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b> ·····	(113)
一、怀疑主义笼罩着的现代西方哲学·····	(114)
二、休谟的怀疑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复活”·····	(117)
三、康德的怀疑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复活”·····	(120)
四、产生于现代西方部分自然科学家中的怀疑论 思想·····	(123)
五、怀疑主义的极度膨胀使西方后现代哲学日趋 衰微·····	(128)
六、应正确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倾向·····	(132)
<b>第七章 怀疑论与哲学发展的基本进程</b> ·····	(135)
一、怀疑论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136)
二、怀疑论的基本特征·····	(138)
三、怀疑论与哲学发展的基本进程·····	(141)
四、怀疑论作用的二重性·····	(148)
<b>第八章 从怀疑论的产生和演变中应吸取的理论思维的         经验教训</b> ·····	(155)
一、必须牢牢掌握实践的观点·····	(155)
二、在认识论上必须克服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倾向·····	(159)
三、必须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达到绝对 和相对的辩证统一·····	(165)
四、必须把反映的摹写性和创造性统一起来·····	(169)
五、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武器·····	(171)

---

---

<b>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怀疑论的科学批判</b> ·····	(174)
一、从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来确认人的认识 能力·····	(175)
二、把辩证法引入认识论，批判一切怀疑论在方法论 上的错误·····	(178)
三、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使其成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在认识论中统一的基础·····	(186)
<b>主要参考文献</b> ·····	(190)

# 第一章 智者派的怀疑论

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出现了一批自命有知识并以传授知识为业的哲学家，被称为智者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智者派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并且由于智者的政治态度上的不一致，也使他们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哲学学说。但是，他们把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自然转向社会政治方面之后，又在思想上形成了几乎相同的倾向，即：他们大都有感觉主义、相对主义的特征和人为约定的观点，并由此走向不可知论。

## 一、智者派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

其一，由于当时商业和航海的发展，地理科学的成长，人们的眼界扩大了，认识能力提高了。在同异国异族的交往中，他们认识到，原来被看作天定的法律、风俗习惯及道德规范实际上都是相对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希腊人烧掉父母的遗体，而印度有的民族却吃掉父母的遗体<sup>①</sup>。传统观念的动摇是智者派

---

<sup>①</sup> 参阅希罗多德的《历史》第3卷，转引自叶秀山、傅乐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第10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出现的客观条件。他们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世袭观念提出挑战。怀疑主义是他们进行诘难和批判的工具，相对主义则是怀疑的依据和结论。他们认为，一切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没有不变的真理，一切都可以怀疑，一切被人们奉为规矩的常理都能在论辩中被推翻。

其二，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城邦进入繁荣时期，希腊社会从氏族的农业经济向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邦经济过渡，以雅典政治为代表的民主制度日臻完善，这使许多自由民有了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如出席公民大会、讨论城邦大事、参加法庭陪审、起诉或申辩等等。希腊的政治舞台充满着与奥林匹克赛会同样激烈的竞争。雅典民主制下的竞争主要通过辩论和演讲进行。不论在公民大会和陪审团里都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只有那些能言善辩、巧于辞令的人，才能运用语言的说服力和煽动力控制民众情绪，获得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具有高超的论辩和演说能力是在民主政治的竞争中成功的先决条件。智者正是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出现的。反过来，社会政治需要又决定了智者的职业特点。“智者”来自“智慧”这一词，意思是“有智慧的人”。然而，智者并不是为智慧而教授智慧的思辨家，他们的教学活动有着鲜明的功利性，这就是培养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学生交纳学费，教师则保证学生获得事业成功所需要的能力。智者传授的智慧主要是修辞学和论辩学，但这些学问与其说是“学”，不如说是“术”。智者着重培养学生演说和辩论的技艺，而不是传授知识学理。教学的目标是在政治和诉讼中取胜，而不是寻求真理，更不是满足个人的好奇心。在这些方面，智者与早期自然哲学家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早期哲学家是以智慧为追求目标的“爱智者”。智者虽然是“有智慧的人”，但智慧只是他们用来达到实用目的之手段。

其三，当时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自然界移向社会，由于人类社

会是人们自己活动的结果，而参与活动的每一个人又带有个人的动机和目的，社会问题本身也是不同于自然界，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人，处于不同生活状况的人，各有各的标准。因而意见的众多和分歧就暴露了个人意见的相对性，感觉主义、怀疑主义成了大多数智者的共同特征就不足为怪了，它正是对当时人们认识活动的哲学总结。

## 二、智者派在哲学史上产生的内在逻辑

黑格尔曾指出，浅薄的哲学史之所以浅薄，最主要的是表现在它把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完全否认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sup>①</sup>。实际上，哲学史的发展是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的，任何具体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其必然性表现在对其先前哲学提出的问题给予解决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疑难问题。智者派的出现与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发展内部的矛盾是分不开的。早期古希腊哲学是从探讨世界万物的本原开始的，本体论的研究是当时哲学的主要内容。由于最早的哲学是原始素朴的，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直观的范围就是人们思想的范围。那么，事物万变之中不变的本原是什么呢？在早期古希腊哲学那里，被当作世界本原的是呈现在经验中的具体的物质形态。

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学派——米利都学派，因产生于富庶的米利都城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

泰勒斯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因为它只归结为一个最简单的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或

<sup>①</sup>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

始基”。这就是说，不管世界万物性质如何不同，变化如何多样，它们总是来自同一本原，又回到同一本原即水之中。这是试图从感性现象的多样性寻找统一性的物质基础，也就是人们开始从感性的“多”中，寻找“多”中的“一”，从认识“个别”开始转向“一般”。这是企图从统一性和总体性把握世界的可贵尝试，所以这个命题标志着哲学的产生。当然，水乃是一种具有特定形态的物质，未能真正反映事物的一般本质，水只是“多”中的“一”，而不是从“个别”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要在思维中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感性具体进到科学抽象，可是这一般和抽象仍然只能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个别，一个感性的东西。这是哲学思维内容和表现方式之间的矛盾，它推动着从泰勒斯向阿那克西曼德的思想前进运动。

阿那克西曼德继承了泰勒斯关于本原的研究，他认为万物的本原不是水，而是“无规定者”即没有固定形态和固定性质的原初物质。那么阿那克西曼德为什么要提出“无规定者”来代替泰勒斯的水呢？根据阿那克西曼德之后的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及辛普里丘分析，阿那克西曼德发现要用“水”或某一种特定的物质去解释万物及其生成，是要发生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水只是湿的、冷的东西，如何能产生出干的、热的东西来呢？如果只用这样一种东西作本原，岂不是非但不能说明万物，反而会毁灭了那些与之对立的事物吗？万物是多样的异质的东西，而用一种物质作本原则只有一种质的规定性，这一种特质如何能说明多种特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这个缘故，他认识到本原不应当是某一个具有特质的元素，而应当是在质上不定的东西。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是在质上没有任何特殊的规定性，却在其本身内蕴含着各种对立物的成分，如热和冷、湿和干等等，正因为如此，它本身无定质，同时又因为内部有对立能发生一种分离的运动，借着这种分离，那些有各种特质

的东西就显现和产生了。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中包含着热、冷、湿、干等等这些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有的特质，这种“无规定者”只能是物质的东西而非精神的存在。阿那克西曼德把物质性的东西“无规定者”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认为世界万物从物质的东西“无规定者”中产生，消灭时又复归于物质的东西“无规定者”，这表现了米利都学派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立场。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虽与泰勒斯的水一样，同属物质的东西，然而，这种“无规定者”却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水所具有的特定的具体性质和形态，比水更具有普遍性、一般性。他认为用“无规定者”这一比水更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东西，可以更有力量地解释世界万物多样性的统一性。从人类认识史的发展看，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用“无规定者”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说明了人类在从认识个别转向认识一般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不过，阿那克西曼德的“无规定者”仍然被认为是一种感性物质的东西，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这种感性物质的东西竟然成为无定质的东西，这本身是一个绝大的矛盾，而且同本原必须是有规定的根本要求自相矛盾。所以，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中我们仍会发现用事物的质来规定本原的困难，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解决泰勒斯哲学中存在的矛盾。

阿那克西米尼说“无规定的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从有关材料可以看出，他提出气作为本原，虽然不同于他的前辈，却正是从他们的思想演变而来的。他称气为“无规定的气”就表明，他是赞成阿那克西曼德关于本原应当是非特定的质的东西的看法的，不过他又认为，只提出“无规定者”又太含糊，难以把握，太不确定，所以主张还是某种东西，即“气”。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泰勒斯那里，因为气毕竟是比较单纯的“无规定者”要具体得多的物质的东西。但气同水相比，它所表达的哲学思考又毕竟大不相同：气是人看不见、抓不着的东西，比水要无形

象、无定质，并且气无处不在、更富于运动。这样，气只是在形式上似乎又回到某种物质，在内容上还是表达了“无规定者”的意义。阿那克西米尼显然是认为气为本原，既继承了泰勒斯特别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合理想法，又避免了他们各自的缺陷。本原是“无规定的气”，企图调解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所遇到的矛盾，回到有定质的东西——气，又使之具有无定质的特点。这只是似是而非的解决方式，在用质来规定本原的范围内来回兜圈子，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矛盾。

公元前 494 年，波斯军队把米利都城夷为一片废墟，结束了哲学在米利都城邦中发展的历史。紧接着米利都学派之后，在希腊西部的殖民地南意大利，出现了毕达哥拉斯所创立的哲学派别。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数是世界万物本原的思想。这里面有若干原因：

首先，时代给他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希腊世界中商品经济的迅速而普遍的发展，为人们获得关于抽象的数量观念提供了最大的动力。此外，古希腊人还从各种经验里发现数同事物有密切关系。例如，人们饮酒时总要把酒和水按一定比例掺和起来；当时的医学认为健康是人体内冷和热、干和湿的比例适当所造成的和谐状态，反之疾病则是由于比例失调。毕达哥拉斯学派既然同商品经济与货币有密切联系，又同克罗通的医学派别有联系，可以肯定，他们必定从当时的这些经验事实和知识中得到了丰富的营养原料。

其次，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有其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原因。其一，毕达哥拉斯学派关心社会、人生和灵魂等等甚于关心自然事物，这就给他们探求哲学的本原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因为要说明这一类事物，追求一种理想的秩序与和谐，以及灵魂的净化等等，只用些物质性的自然本原，像水、气等等来解释就不太适合了。这时，他们从经验观察中得到的关于



事物和数量关系相关的观念就起了作用。数量关系的规定性似乎可以满足这种新要求，它比较抽象，特别是能组成和谐，支配事物的好坏美丑状态，因而他们想到应该把数提升为支配万物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认为的。其二，从人类的认识秩序来看，最早的哲学家们在提出万物的本原问题加以思考时，只能从事物的质的方面入手，因为质是事物的最直接的感性的规定。但是把本原规定为质的东西，它就只能是某一种物质东西的质，即特质，用它说明其他有万千殊异的事物，就必定会发生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就要把本原规定为无特质的东西，即“无规定者”，这是想摆脱特质而又无法摆脱的表现，因为所谓“无规定者”就是指质无规定，仍在质的范围内来规定本原：无定质。所以“无规定者”的概念只是表明了这里有矛盾：既要规定一个本原，又只能说它是无规定的。这是自相矛盾。毕达哥拉斯学派显然注意到了米利都学派的这个矛盾，知道单从质上来规定本原是不可能的。而他们的经验知识和数学研究又能使他们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如果用“数”作本原，就能解决这个矛盾。因为数量和质不同，它是普遍的，可以精确加以规定的东西，它本身就体现了有规定性，而质只是感性个别的、特殊的、彼此有别的、无法加以普遍规定的东西。数就其本身来说是没有质的差别的同一的东西，是真正质的“无规定者”，然而它又有另一种明确的规定，即数量本身的规定性，它达到“形式”的有规定性，这就解决了困惑米利都学派哲学家的那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表示了寻求本原需要遵循的新方向，向着普遍性和规定性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事物的数和量虽然还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可以从经验观察到的一种属性，但是它已不是直接感性的东西。它同质结合在一起，要把它分离出来才能把握和认识。人们达到了对事物的数量的认识，证明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当然，事物的数量关系